



康康的社交突围

□ 本报记者 文丽娟 陈磊

3月23日下午，微风轻拂，带着一丝春天的暖意。在北京市顺义区一家康复中心外的广场上，《法治日报》记者再次见到了陈芳与康康。

陈芳身穿一件素净的黑色单衣，坐在折叠椅上；刚结束康复训练的康康也乖乖落座，他头戴一顶棒球帽，小胖手攥着零食，嘴角还沾着些许碎屑。时隔3个月，这名7岁的孤独症男孩又长高了一些。在陈芳接受采访时，他低头专注地摆弄着一个魔方积木，偶尔抬头冲母亲笑一笑，眼里满是童真。

如今，康康每天清晨都会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幼儿园大门，他不再像去年那般哭闹抗拒，甚至有时会主动回应同学的招呼。这是他在社交之路上迈出的的一大步，也让盼了许久的陈芳看到了希望。

可在这背后，藏着无数次的试探与碰壁，藏着旁人的不解和下意识的疏远，更藏着孤独症孩子融入世界时，那些难以言说的艰难。

康康渴望向人群靠近，只是每次靠近，总要跨过一道道无形的“围墙”。

疏离 比话语更伤人

康康的快乐很简单，他喜欢去超市，去一趟就能让他雀跃许久。3月中旬，陈芳带他去了家附近的一家超市，可一进超市，康康就像脱缰的小马，在货架间撒腿狂奔。对他而言，超市里来来的人流、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很新鲜，哪怕什么都不买，只是跑上几圈就足够满足。

可这份属于康康的雀跃，在旁人眼里却有可能是“不懂规矩”。陈芳清晰地记得，当时有位带着孩子的母亲，盯着奔跑的康康，眼神里满是诧异与不解。康康不会在意这些，也不会说“阿姨请让一下”，他只是单纯地想触碰喜欢的东西，便凭着本能伸手去拿货架上的糖果，陈芳只能慌忙拉住他，在周围人的侧目中一边道歉，一边把他带离。

带着康康出门的时候，“对不起”是陈芳嘴边最常挂着的话，无论是不是康康的问题，只要察觉到可能引起旁人不满，她总会先习惯性地道歉，只为换来一丝包容。

去年9月初的一次经历让陈芳耿耿于怀。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，没有空调的小饭馆里，只有一台风扇在呼呼转动。正值饭点，陈芳一家想吃点饭再回家，可高温环境下康康烦躁不安，他在店内来回走动，哭闹着要离开。陈芳与丈夫好不容易将他安抚坐下，一旁就餐的一名男子突然高声呵斥：“你们管孩子！这么吵影响别人！”那一刻，委屈与火气同时涌上陈芳的心头。看着身边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康康，她忍不住回击道：“我们不是没管，你看他已经坐下了。”但由于对方不了解这是孤独症孩子对环境不适的本能反应，早已先入为主，将康康归为“熊孩子”一类。

“那种不被理解的滋味，太难熬了。”陈芳摩挲着折叠椅边缘，向记者回击道，语气里带着委屈。呵斥与指责尚可辩解，最怕的是旁人的白眼

与疏离，在她看来，这种无声的疏离有时比言语更加伤人，让人因无法申辩只能默默承受。

偏见 一堵无形围墙

家附近的公园，是康康日常出门的主要去处，也是他一次次尝试着展开社交的地方。公园一角的儿童乐园，里面的沙池、船形滑梯让孩子们如鱼得水，可康康却始终像个小心翼翼的“局外人”。

沙池里，康康踮着脚，怯生生地凑向那些铲沙子的小朋友，想和他们一起玩，可孩子们只要看到他过来，就会扭头走开，留下康康一个人站在沙池里。看到别的孩子骑着滑板车“嗖嗖”地跑，康康会兴奋地跟在后面追，嘴里还发出“啊啊”的喊声，可滑板车上的孩子会骑得更快，不愿和他靠近。

别的孩子玩滑梯，都是自己跑上去，滑下来，家长坐在一旁看着就好，但陈芳在这里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康康。不是她不想放手，而是怕康康不小心碰到其他孩子，怕引来旁人的不满。但这样做，就会有家长投来异样的目光，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：“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一直跟着？”

“他们不说什么，可眼神和神情都在告诉你，你的孩子和别人不一样。”陈芳说，这些无声的偏见，像一堵无形的“围墙”，把康康隔在人群之外。更让她忧心的是，康康会就此停下脚步，不再向同伴靠近，默默退回自己的小世界。

去年“五一”假期，在商场一家积木店的经历，让陈芳再次体会到这种无形的排斥。康康喜欢店里供顾客体验的积木，玩了许久也不愿离开。妈妈要带他走时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他只能哭闹不止。店员起初还算客气，见此情景脸色也渐渐沉了下来。一名年长的店员直接对陈芳说：“要不给他买一个吧？”这款积木标价几十元，陈芳向对方坦言，家里已有同款，没必要再购买，可康康依旧哭闹，店员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

陈芳只得连拉带哄，带着康康匆匆离开。她理解店员的难处，也明白对方的不满并非无理，可心里更心疼孩子：康康不是故意吵闹，只是不懂如何表达；也不是无端耍赖，只是对喜爱的东西有自己的执着。可这在旁人眼里，却成了“不懂事”。

说到这里，陈芳的声音顿了一下，抬手揉了揉眼。记者抬眼望去，一旁的康康正低头摆弄着一个魔方积木，或许是察觉到母亲的停顿，他忽然抬起头，目光落在陈芳脸上，随即伸出小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。陈芳没有说话，只是反手握住孩子的手，指尖相触的瞬间，她紧绷的肩膀微微松弛了些。

包容 微光消融隔阂

好在，康康孤独的小世界里，总有微光渐渐照进来。

这束光，来自康康就读的幼儿园。它让陈芳看到了孩子社交之路的可能性，也让这个7岁的孤独症男孩能以自己的节奏，一点点学着

靠近人群。

最初入园时，幼儿园老师并未向班里小朋友说明康康的情况，康康虽然渴望参与集体游戏，却不懂通过话语沟通，孩子们也自然地与这个陌生的小伙伴保持距离。老师发布的集体活动照片里，康康小小的身影始终形单影只：一个人爬小绳，一个人滑滑梯，一个人摆弄玩具，难寻与同伴互动的痕迹。

今年开学后，情况有了明显转变。老师向班里的小朋友坦诚地讲了康康的情况，告诉孩子们康康语言表达能力稍弱，希望大家多照顾，多带他一起玩。就是这样简单的引导，像在黑暗中拉开了帷幕，越来越多的光照进了康康相对封闭的社交世界，班里的小朋友也开始学着和这个有点“不一样”的小伙伴相处，隔阂逐渐被消融。

陈芳告诉记者，前不久自己在送康康入园时，有名小朋友在门口主动喊了他的名字，康康当即停下脚步，咧开嘴冲对方笑了笑；老师发来的集体活动照片里，康康终于出现在了集体中——他和小朋友一起滑滑梯，因调皮坐在滑梯上不肯挪动，被身后的小朋友踹了一下屁股，他没有生气，反而顺势假装往后躺，和同伴闹作一团；吃饭时，他不再满场跑动，而是乖乖坐在座位上，看着其他小朋友用餐，偶尔吃些东西，不再闹腾。

更让陈芳惊喜的是，康康独立完成了一件手工：他在幼儿园里用两张小纸粘成了爱心的形状。老师特意给陈芳发微信，告知孩子的这份进步，称对康康而言格外不易。康康则将这个小小的爱心带回家里，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己的玩具桶，时常拿出来摸一摸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手工，既是康康努力融入集体的证明，也是他康复之路上的一次明显跨越。

说到这里，陈芳眼含笑意，一旁的康康则把手里的积木递到记者面前，嘴里发出“啊啊”的声音，像是在分享自己的小成果。

采访结束时，康康已经把魔方积木叠成了一座小小的“城堡”。他拍手欢呼，围着“城堡”一圈圈跑了起来。望着孩子的身影，陈芳轻声感慨：“孩子即使慢一点长大，也能追上世界，只要有人肯等，肯拉他一把，他总会一步步往前走。希望以后大家能多给这样的孩子一些包容，让他们能慢慢融入人群。”

(本报见习记者张嘉幸对本文亦有贡献) 漫画/高岳

记者手记

采访当天，康康摆弄积木时的专注、分享玩具时的单纯、奔跑时的雀跃，构成了印象中最生动的画面。这个孤独症孩子的社交之路，不仅有试探与碰壁，也有温暖与希望。

孤独症孩子的社交困境，是千千万万个相似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。他们的表达或许笨拙，行为或许不同，但他们和普通孩子一样，有对社交的渴望、对陪伴的期待。旁人下意识的疏远、无声的偏见，会成为阻碍他们融入世界的围墙，而一句简单提醒、一声主动招呼、一份耐心包容，就有可能成为帮助他们越过围墙的力量。

康康的进步，不仅有家庭的支持，也离不开幼儿园老师的引导、同伴的接纳、康复机构的训练等社会力量的帮助。这也印证了孤独症孩子的社交融入，不仅需要家庭坚持，更需要社会的理解与支持。当更多人了解孤独症群体的特点，当包容成为一种常态，每一个“康康”，都能在社交之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

请扫码观看视频

□ 本报记者 赵志锋 □ 本报通讯员 郝小霞

春回大地，又到了劳动者外出务工的时节。然而，被拖欠工资、工伤赔偿未到位等问题，却时常困扰不少劳动者。如何有效破解劳动者的维权困境，更好守护他们的合法权益？

近年来，甘肃省检察机关将民事检察履职融入治理大格局，以支持起诉为切入点，探索出一套从快速响应、多元解纷到系统联动的“组合拳”，让法治成为劳动者最可靠的保障。

“检察官，我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到钱！”2025年5月10日，在兰州市榆中县综治中心，农民工李某东看到手机到账提示后长舒了一口气。

2023年7月，李某东从某建筑公司离职后，被拖欠6000元工资，屡次催讨未果。榆中县人民检察院依托“检调对接”机制迅速介入，检察官与调解员同步行动，仅72小时就督促企业负责人履行支付义务。榆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谢晓璐表示，在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上，效率就是温度。

这样的“检察速度”并非个例。在平凉市灵台县，付某等10名近年近六旬的村民在某高速公路项目工作半年，近20万元工资被项目包工头拖欠。

灵台县人民检察院启动“府检联动”机制，组织法院、人社部门及项目总承包单位召开诉前调解会。经过多轮磋商，总承包单位负责人罗某表示：“责任我们承担，工资我们先垫付！”一场纠纷在诉前得以化解。

从个案化解到隐患防控，机制创新是关键。榆中县检察院与县综治中心“检调联动”破解欠薪难题，“护薪工作室”成了农民工的“暖心驿站”，帮助百余名农民工讨回工资300余万元。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人社部门线索，针对张某等36名务工人员被拖欠24万余元工资一案，通过引导申请支持起诉等方式，督促劳务公司付清全部欠款。

当诉讼能力成为维权阻碍，甘肃检察机关充分运用“支持起诉+”的方式为困难群体打开司法之门。

玉门市农民工赵某平在工地施工时从高处坠落，2025年3月4日被鉴定为十级伤残，可雇主王某以“陈旧伤”为由拒赔。赵某平的妻子因重病卧床，子女尚在上学，家庭生活陷入困难。

玉门市人民检察院接到司法行政部门移送线索后迅速行动。办案检察官何桂珍分别前往项目公司、人社局、劳动监察等多家单位调查，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找到王某，采用“现场评估+释法说理”双轨模式，依据标准确定法定赔偿项目，结合民法典阐明“雇主责任”和“陈旧伤”鉴定原理，打消王某的侥幸心理。

王某态度转变后，检察机关构建“检察+调解+司法确认”无缝衔接机制，在支持赵某平起诉的同时，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，从法律、情理多方面疏导，促成双方达成一次性赔偿7.5万元并当场履行的协议。为确保协议效力，对接法院启动“绿色通道”，24小时内完成司法确认。

“这笔钱真是救命钱！”赵某平收到赔偿款后激动不已。

2025年以来，甘肃检察机关已通过支持起诉帮助劳动者追回欠薪，获得赔偿金额达800余万元。

今年1月，春节将至，34名农民工却因304万余元工资迟迟无法兑现而愁眉不展——此前，涉案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失联、账户空空，执行手段已穷尽，案件一度陷入僵局。

“不能让群众只拿着一份判决书过年！”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敏锐捕捉到这一线索，调整思路深挖财产线索。检察官经细致排查发现，涉案公司在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存有300万余元保证金，并且符合退还条件。

秦州区检察院立即向天水市人民检察院汇报，并启动“府院联动”机制——检察院、法院、人社局三家单位联合会商，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银行反复沟通核算，从法律依据到操作流程逐项攻关。

今年2月4日，这笔保证金划扣至法院执行账户。当日下午，案款集中发放仪式举行，在法检两家的共同见证下，304万余元工资精准打入农民工账户。

“这笔钱是我们全家的指望，更是我们对法律的信心！”拿到工资的周某激动地说。

劳动者权益保护是系统工程，甘肃检察机关深化“府院联动”，构建多方参与、协同共治的防护网。

武威市古浪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古浪县人社局专项检查，监督用人单位为80余名农民工发放拖欠工资20万余元。平凉市检察机关运行31个“民事支持起诉工作站”，2025年以来，为46名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68万余元。

白银市景泰县等地建立工作站或协作机制，实现行政监管、司法保障与法律服务深度融合。省级层面持续发力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甘肃省人社厅联动部署三轮“助力农民工讨薪”集中攻坚活动，畅通维权“绿色通道”，完善线索移送与立案监督机制，推进工资保证金、专用账户管理等问题联合治理。

在省级联动牵引下，“快速执行、协同监督、司法救助、源头预防”的综合治理体系逐步形成，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个案解决向系统治理转变，营造“不敢欠、不能欠、不想欠”的法治环境。

“感谢你们，我们心里踏实了！”付某等村民质朴的话语，是劳动者对“检察蓝”的肯定和认可。

从榆中检察的“三日速解”到玉门检察的“伤有所赔”，从灵台检察的“府院联动”到甘肃全省检察机关的“系统攻坚”，每一起案件都关乎一个家庭的生计与希望。



「检察蓝」为劳动者权益保驾护航

甘肃检察打出「组合拳」筑牢「安薪」防线

经纬观

破除面向孤独症儿童的隐性排斥

□ 贺荟中

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相关数据，按照我国惯常采用的孤独症发生率1%来计算，在我国，0至14岁的孤独症儿童约有200万人。这一数据背后是数百万儿童在校园与社会中悄然承受的“隐性排斥”之痛。

不同于显性欺凌，隐性排斥没有明显的冲突与攻击，却隐匿于校园的疏离与无意忽视，也隐藏在社会的偏见与异样目光。它不仅造成社交隔离，更带来深刻的主观创伤。在笔者看来，破除隐性排斥，可以从校园环境支持、社会协同育和儿童能力提升三个维度开展。

学校是孤独症儿童最主要的社交场所，也是破除隐性排斥的主阵地。校园支持体系的构建，需从物理环境、教师支持和同伴介入三方面进行。

首先是打造无障碍物理环境，缺乏支持的物理环境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排斥。学校可以设

置孤独症儿童专属“安静角”，配备降噪耳机、重力毯等辅助工具，帮助孤独症儿童在感官过载时进行调适；在课间活动、体育课等场景中，可以为孤独症儿童预留一些参与空间，同时设计适配相应活动，确保孤独症儿童能够以适合自己能力的方式融入其中。

在课堂参与过程中，教师应主动关注孤独症儿童的参与状态，及时调整策略，降低参与难度。在同伴互动中，教师可以针对孤独症儿童的不同社交风格实施差异化支持：对孤僻型儿童，采用“引导旁观和靠近同伴”策略，逐步激发社交意愿；对被动型儿童，通过“鼓励发起互动”激活参与热情；对主动怪异型儿童，重点开展“问题行为管理与社交矛盾解决”指导。

学校可通过绘本阅读、特长展示、主题班会等活动，营造接纳所有同伴的班级氛围，可以通过建立同伴支持网络，将孤独症儿童与富有爱心与耐心的普通儿童结对为伙伴，在日常协作中建立情感联结，这不仅是孤独症儿童融入集体的重要方式，也有利于让普通儿童在陪伴中习得同理心与责任感，实现双向成长。

社会层面，需要强化制度保障与人文关怀，让包容覆盖孤独症儿童成长全周期。

公众的误解与偏见，正是隐性排斥的思想根源。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与社会互动的中介，应对孤

独症相关的科学知识进行传播，帮助打破“孤独症就是性格孤僻”“孤独症就是精神疾病”等认知误区。从认知层面消除偏见，让孤独症儿童在公共场所、校园内外不再承受异样目光与无形疏离。

在制度上，笔者建议，为孤独症设立专门残疾类别，破解因分类缺失导致的隐性排斥。现行制度下，孤独症的康复手段因与传统医疗模式不匹配，而难以纳入支付体系，教育融合也因缺乏专业师资与个性化方案而流于形式。独立设类，是构建全覆盖、精准衔接的孤独症支持体系的制度前提。

此外，缺乏包容的社区环境，往往让孤独症儿童在公共场所、邻里交往中遭遇无声的隔绝。在这方面，社区可以设立“融合活动角”，定期组织面向孤独症家庭与普通家庭的活动，如亲子手工、绘本共读等，在自然互动中增进理解；社区工作者可以对基础的孤独症认知与沟通技巧进行了解和掌握，便于在日常服务中识别、回应孤独症家庭的需求；专业机构可组织志愿者组成社区互助小组，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喘息服务、同伴陪伴等支持。

对于孤独症家庭来说，提升孤独症儿童自身的社交、游戏、语言等能力，同样有助于减少隐性排斥，为自然融合创造有利条件。对此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。

在社交能力训练上，可以通过打招呼、说谢谢等常见场景的模拟训练，提高孤独症儿童的社

交沟通技能；利用角色扮演，提升共情与应变能力；还可以借助社交故事、视觉提示等方法，帮助孤独症儿童识别社交线索，理解社交规则。

在游戏能力培养方面，第一阶段可借助视觉提示卡展示“轮流—等待—执行”的完整流程，通过结构化游戏训练，帮助孤独症儿童建立秩序感；下一阶段，可引入平行游戏，让孤独症儿童与同伴在同一空间内各自玩耍，教师或家长从旁引导观察与模仿，逐步建立对同伴活动的兴趣；最后，进入合作游戏阶段，选择需要协作完成的游戏，如合作拼图、传球游戏，让孤独症儿童在协作中感受到互动的乐趣。

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，对于尚未发展出口语能力的孤独症儿童，建议优先进行功能性沟通训练，通过图片、动作、手势等方式帮助儿童建立沟通意识；对于具备口语能力但存在沟通困难的儿童，则可以采用模拟情景练习的方式，从一些日常生活情景开始，逐步掌握沟通技巧。

笔者期待，学校用专业的支持，构建包容接纳的校园环境；社会用接纳的态度，营造理解尊重氛围，破除面向孤独症儿童的隐性排斥；而孤独症儿童在这样的支持中，提升社交、游戏、语言等能力，真正融入学校与社会，实现“生活有质量、人生有价值”的美好愿景。
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融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